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

外婆的仪式

□ 李建华

电砸向洞门。浑浊的空气中混杂着汗酸味和墙体渗出的霉味，怀表指针在窒息的死寂中格外刺耳。当第一声婴儿啼哭引发骚动时，外婆记得那位穿阴丹蓝布衫的母亲，正用发簪在洞壁刻下生辰八字，煤油灯将她的剪影拓印成永恒的雕塑。

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，开始狂轰滥炸，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，繁华市区顿成废墟。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，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，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渐渐微弱下来，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，大声啼哭起来，气氛顿时紧张。有人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，好像精神失常一般。开始感觉热得慌，心脏似欲下坠，如患急病，很想喝冷水。往外走，竟有人拉着，不能举步，黑暗中有人拉外婆的手乱咬，衣服也被撕破了。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有一老妇人，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，披头散发，大哭大叫，很是吓人。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，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。由于洞门是向内关闭的，因此，人群越往洞口挤，门越打不开。

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，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，他们拥挤在一起，互相践踏，前面的人纷纷倒下，有的窒息死亡，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，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，惨案就这样发生了。听见嘈杂声，洞口的防护团团员把洞门劈开，霎时间，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，一部分人因此

而得以生还。外婆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，她回忆说，铁栅不知怎样打开的，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。人流穿过洞门，犹如江河破堤，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。外婆和两位学生因年轻，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铁栅，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，浑身都感到凉爽、舒畅，但随即又昏倒了，待苏醒过来时，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。外婆从地上爬起来一看，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 30 米，周围有很多人，有的正在苏醒，有的呆呆地站着，然而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里走出来。

空袭持续了将近 5 个小时，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重庆时，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。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，有的面部扭曲，手指抓地，有的仰面朝天，双手垂地，有的皮肤抓破，遍体鳞伤，十分悲惨。破晓时分，晨雾裹着硝烟漫入隧道，照亮满地散落的千层底布鞋和扯断的银项圈。外婆睁开眼，发现昨夜并肩而立的绸缎商人已然僵硬，金丝眼镜滑落在青紫的面庞上。

外婆在尸体堆里扒出尚有温度的三舅，他手里还攥着半块定胜糕——那是出门时外婆塞进他掌心的护身符。外婆撕心裂肺地捶着胸，抱着三舅往洞里爬，一声声地喊着外公的名字，喊着三个孩子的名字。洞里除了堆积着的尸体就是撕裂的哭泣声。外婆不知什么时候被救援的人拖了出去。一

窗外三角梅，一树生花，摇曳在青瓷色的天光里，簇簇花瓣承着朝露，似无数只新生的蝴蝶，在酝酿着第一场风中的起舞。

这是我今年初春“收留”的一株垂枝红樱。记得是二月九日那天，下单了好多株三角梅，有绿樱、红樱、落日、蜡棠、卡亚塔、橙桑巴，然后把素雅的绿樱养在办公室，艳丽的栽种在乡下老家。

二月十四日在办公室收货。拆开两米多长的包装箱，“花容”一现，我脸“失色”，店家竟然发错了货。这是一株超级“芭比粉”的红樱，不是清新淡雅的绿樱。历经长途跋涉，花儿水分几失，一副恹恹沮丧、不知所归的样子。

想着花儿也是无辜，若再退换折腾，恐怕折了它的小命。既然来了，暂且安之，便给它浇水培土，放在了办公桌对面的角落。吸足了水分，花儿渐渐有了神采，如同升起一团明亮鲜艳的云朵，在办公室里氤氲成一片“粉红色的回忆”。

相处一日，细细打量，总觉得别扭。这色调暖昧得没有态度，这垂枝柔软得没有风骨，庸脂俗粉，花枝招展，与办公室氛围格格不入，亦与本人心境完全不符，让人莫名慌张。忙叫来同事，一起把它抬到屋外露台上，心情才回归平静。

例寒寒袭来，我喜欢拉上白色纱帘，遮住湿冷晦暗的阴霾，让办公室显得温暖明亮。一个多月后，寒潮一过，拉开纱帘，猛然看见这株三角梅，叶已落尽，花已枯萎，形销骨立，香魂难存。我走出屋子，怔怔望着这一树枯枝残朵，既然留下了它，为何又要心生嫌弃，任其自生自灭？既然当初觉得不合适，为何不把它带回老家，栽在沃土里？

悔意如潮水般漫上心头。我摘下一朵干瘪的花放入手心，暖阳之下，凉风之中，花儿如枯叶蝶般颤抖着，每颤抖一下，都似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。抚摸着三角梅光亮带刺的枝条，指尖传来粗砺尖锐的触感，忽见枝丫之间藏着浅绿微茸的芽苞，那些茸毛在阳光

下泛着细碎的光芒，仿佛只需再来一场春风，绿意便会从芽尖漫溢而出。我想，我必须亲自弥补对它的辜负——当它再次开花时，那些粉红的花朵，便是我迟来的道歉。

我迅速买来一个特大号花盆和五公斤营养土，又从露台花园里取来松软泥土和营养土混在一起，一一修剪掉那些枯枝，将三角梅移栽过来，当松软的

黑土将根系轻轻包裹时，我甚至感觉到了它在陶盆里舒展的律动。

按照养花指南，我将三角梅安置在阳光最慷慨的窗口，那里每天能晒足六个小时。三天一次浇透盆土，直到水滴从底盘渗出；再趁着肥料颗粒，均匀撒在植株四周，最后用小铲翻土薄覆。每一步都像学徒般虔诚，生怕有所疏漏，误了它开花的时辰。

而那些芽苞，分明感受到了我的心意，蜷曲的姿势日渐松开。第九天清晨，竟齐刷刷挺直了腰杆，抽成嫩枝窜高半指，在纱帘上投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组剪影。从此，每日开窗的第一件事，定要与它“相看两不厌”，看新叶如舒展，看晨露凝晶——这些草木间的风华，渐渐晕染了电脑屏幕里的“方案”“策划”，让规整的方块字，也洒开青玉色的气韵来。

五月廿七清晨，推窗的刹那，两朵花儿忽地斜进窗棂——不是预想的粉红，而是带着晨光滤镜的瓷白。阳光穿过花瓣，似有横竖擦捺的笔意，勾勒出烟紫色的花脉。晨风徐来，它们灵盈如蝶，以一种始料未及的姿态，开启了遇见之后的第一场花期。

对于花儿的颜色，我自信地认为，随着阳光的曝晒，花儿肯定会变成原先的“芭比粉”。可是，二十多天过去了，这两朵花儿始终未曾变色。这份温柔的坚持，宣告着我之前的“嫌弃”与“自信”，是一种多么肤浅的偏见。

六月廿三日，出差一周归来，猝不及防地，我看到了一树生花！这一树生花，如无数只蝴蝶破茧而出，带着一种新生的灵秀与近乎透明的脆弱。花瓣上的露珠，在晨风中簌簌抖落，如蝴蝶翅膀上的鳞片，化作纷纷的雨，湿润了我的眼睛——原来，最轻盈的生命，也带着沉甸甸的蜕变之痛。

这份集体的破茧振翅，轰轰烈烈，浩浩荡荡，恰如一个个坚定勇敢、纯粹柔软的灵魂，予我一种曾在心里、曾在目光里触痛过自己灵魂的那份力量。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突然发现，这一树生花，不仅是我窗前的风景，更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原来它并不需要什么道歉，它只记得我手心的温度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只白色的蝴蝶从远处飞来，围着花树翩翩飞舞，翅尖掠过柔嫩的花瓣，忽而向上划了一道优美的弧，停在了高处的枝桠上——相相然，恍惚间，不知是蝶化作了蝶，还是花生作了蝶。

家五口人就剩她一人了。从此外婆没有了笑声，街邻再也听不到她喊孩子们吃饭、学习、睡觉的声音了。邻里的人说外婆伤心了，魂没有了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街道上组织大家学习，外婆也上了夜校，街道给她安排了工作，把一个孤儿寄养给她。这个孤儿就是我妈，也是在 6 月 5 日全家七口人遇难，剩她一个人。从此外婆的魂才收了回来。她完全变了个人，成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，还被推选为街道妇女会主任。每年 6 月 5 日，她都要组织人们去较场口隧道里开展祭奠活动。

如今的较场口隧道遗址亮着长明灯，几千个名字在石壁上连成星河。每年警报响起时，我都会想起外婆点香伫候的身影。想起外婆轻抚展柜里那件染血的蓝布衫，上面凝结的盐霜是汗水也是泪痕。这座深埋地下的时光胶囊，用环形展厅讲述着关于窒息与重生的寓言。

我抚过纪念墙上密密麻麻的烫金姓名，忽然读懂外婆总在香案摆六块绿豆糕的含义——那是她永远缺席的团圆饭，四个至亲的魂魄永远留在了那个洞里。

当鸣笛声在山城楼宇间回荡，江风卷着朝天门的汽笛掠过纪念碑。花岗石碑在阳光下流转着晶莹光泽，恍若万千未亡人凝结的泪珠。我点燃的线香升起螺旋青烟，与渝中半岛的霓虹在暮色中交融，将 80 载光阴编织成永不褪色的记忆经纬。

这座城市的地下血脉里，依然流淌着那个夏夜的故事。每当轻轨穿楼而过，轰鸣声中仿佛传来穿越时空的告诫：有些伤痛会生长为守护和平的根系，有些记忆必须长成刺破遗忘的荆棘。

如今重庆的防空隧道，已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。它静静地伫立在地下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，也提醒着人们：战争带来的伤痛永远不应被遗忘，而和平的珍贵则需用生命去守护。



《藏寨秋意浓》李刚摄

生花若蝶

□ 余四勇

蝶，以一种始料未及的姿态，开启了遇见之后的第一场花期。

对于花儿的颜色，我自信地认为，随着阳光的曝晒，花儿肯定会变成原先的“芭比粉”。可是，二十多天过去了，这两朵花儿始终未曾变色。这份温柔的坚持，宣告着我之前的“嫌弃”与“自信”，是一种多么肤浅的偏见。

六月廿三日，出差一周归来，猝不及防地，我看到了一树生花！这一树生花，如无数只蝴蝶破茧而出，带着一种新生的灵秀与近乎透明的脆弱。花瓣上的露珠，在晨风中簌簌抖落，如蝴蝶翅膀上的鳞片，化作纷纷的雨，湿润了我的眼睛——原来，最轻盈的生命，也带着沉甸甸的蜕变之痛。

这份集体的破茧振翅，轰轰烈烈，浩浩荡荡，恰如一个个坚定勇敢、纯粹柔软的灵魂，予我一种曾在心里、曾在目光里触痛过自己灵魂的那份力量。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突然发现，这一树生花，不仅是我窗前的风景，更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原来它并不需要什么道歉，它只记得我手心的温度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只白色的蝴蝶从远处飞来，围着花树翩翩飞舞，翅尖掠过柔嫩的花瓣，忽而向上划了一道优美的弧，停在了高处的枝桠上——相相然，恍惚间，不知是蝶化作了蝶，还是花生作了蝶。

老爸的「鲜味蒸鸡」

□ 张霞

定居北京二十余年的弟弟，是位设计师。京城的佳肴荟萃，他早已遍尝。无论享誉中外、外脆里嫩的北京烤鸭，还是康乾盛赞的涮羊肉，他都谙熟其味。然而每每问起京城什么最好吃，他总是摇摇头，毫不犹豫地：“都没老爸做的……好吃。”每次启程归乡，小侄子更是先行预告：“爷爷，我要吃你做好吃的！”那副馋样，早已将魂儿拴在了爷爷的灶台边。

究竟是怎样的美味，能令游子魂牵梦萦，让享誉中外的烤鸭、康乾盛赞的涮肉也甘拜下风？它不是什么顶级大菜，却胜过珍馐百味。它不过是那从泸州随亲人迁徙至洪雅，伴着灶火炊烟诞生，又时常缭绕在舌尖、漫满阖家欢笑的——鲜味蒸鸡。

论洪雅鸡肴，传统有红油白斩、青椒凉拌、红烧清地；近年更有藤椒钵钵、干锅烟熏各呈其妙。然老爸的这道私房“鲜味蒸鸡”，独树一帜，任他千般做法，万种滋味，皆难望其项背。逢年节，宴亲朋，它必荣登主位，居中傲立，一展风采。这时，厨房里总有老爸和老妈一同忙碌的身影。

其做法蕴着朴素的智慧，不繁缛，不炫技，如同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劳动者为家人创造的每一份心意。鲜活现宰的五六月龄“跑跑鸡”是首选，约莫三斤，公母皆宜。备好盐、姜末、胡椒、酱油、味精、白糖，比例全凭老爸数十年厨灶间沉淀的手感。老爸洗净双手，习惯性地围裙上擦一下，便开始专注调和。他会眯起眼睛，仔细掂量着每一种调料的分量，偶尔用指尖蘸一点混合料轻尝，眉宇间是深思熟虑后的笃定。那份“厚重经验”便在这无声的审视与微调中展现无遗。这滋味奇妙的混合料均匀地抹遍鸡身，连剩下的也要加水调稀，灌入鸡腹——内脏通常也一同放入——让滋味由表及里渗透。紧接着，老爸开始为鸡“塑形”，那遍布岁月纹路的厚实大手显得格外灵巧而庄重。他先调整好鸡的蹲姿，轻捏脖颈，使之舒展昂扬。当需要固定时，他并未匆忙下釜，而是停顿片刻，细细端详，仿佛在赋予这即将入笼的生命最后一份尊重。这时，站在一旁的老妈，会默契地递过一根早就准备好的细竹签，无需言语。老爸接过，稳稳地插入鸡脖与鸡身连接处，小心地调整角度——那副雄赳赳、气昂昂、“引吭高歌”的姿态便浮现眼前。没有花哨容器，亦无复杂佐料，一餐一饭里的真味，就在这方寸乾坤中对比例拿捏的游刃有余与对待食物的虔诚里。

前期功夫齐备，上蒸锅！老爸稳稳端起盛鸡的盆，老妈早已会意地掀开蒸锅滚烫的盖子，一股灼人的热气瞬间涌出。老爸将盆轻轻放入，小心地摆正位置。点睛之笔莫过于老爸总会郑重其事放上一小

团莹白猪油，点在鸡顶，那是化平凡为神奇的关键。蒸制之道，火候更是灵魂。老爸掌火信，心中自有丘壑。先以烈火蒸约一小时，逼出脂香，再转微火煨上两三个小时。这漫长的守候里，老爸或不时查看水位，或静静聆听锅内的动静。待到微火慢煨之时，老爸会另备一小碗，轻舀起少许锅中蒸腾着滚烫热气的鸡汤原汁，小心地吹一吹，先递给老妈：“尝尝咸淡？”老妈接过，小啜一口，咂摸着：“嗯！鲜，咸淡正好。”脸上是满满的赞许。这份味道的最终确认，是他们几十年厨房默契里的重要一环。

揭盖的瞬间，整个家便被那难以抗拒的鲜香笼罩。热气腾腾中，鸡身覆着诱人的浅酱色光晕，盆底沉淀的是纯粹蒸汽凝结的原汁鸡汤，油星点点，猪油鸡脂交融，泛着清亮油润的光泽。整鸡“昂首挺胸”的姿态犹在，精神抖擞，恰似一曲无声的晨曲。造型朴拙中见美感，色泽鲜亮，香气弥漫，俨然一尊由至味凝成的雕塑。撤上新鲜葱末的环节，也常是夫妻俩共同完成：老爸撒向鸡身，老妈则更细心地为汤面添上几抹翠意。当它端正正坐于餐桌中央，再佐以姜汁脆皮鱼的鲜味、糖醋排骨的酸甜、清烧油鱼的清爽、蒜苗腊肉的醇厚、红烧牛肉的浓郁、冬瓜汤的温润、炒苔尖的翠嫩、凉拌三丝的爽脆……丰俭由人，席间便升起一片人间烟火气的欢喜。

宾客围坐，味蕾早已被那扑鼻而来的浓郁香气撩拨得蠢蠢欲动。无需谦让，“鲜味蒸鸡”总是席间无可争议的主角。玉箸轻点，夹起一块，皮滑肉嫩，仿佛凝着胶质。入口的瞬间，鸡肉的纤维在舌尖温柔化开，是那种恰到好处的软嫩，多一分则糜，少一分则柴。咸鲜的底蕴无比醇厚，那是盐、酱油与鸡肉自身鲜味充分交融的结果，细细品味，一丝姜的辛香、胡椒的微暖、白糖回旋的甘甜悄然浮现，层层递进，去尽腥臊而只余甘醇丰美。鸡皮的油脂香与猪油的润泽交融，香浓馥郁却不腻人，只觉得满口生香，鲜味悠长……每一口都直教人欲罢不能。转眼间，精华皮肉便被分食一空，唯余一副玲珑的骨架，在清亮油润的汤中微微晃荡。这汤汁浓缩了整只鸡的精华，营养丰富，舀起几勺浇于热腾腾的白米饭上，简单一拌，平凡的米粒瞬间吸饱了这鲜美的精华，升华为人间至味。

凡来家中品尝过这“鲜味蒸鸡”的老友亲朋，无论师长还是近邻，无不赞不绝口。回味之际，只觉得香绕舌，久久不散。北漂弟弟的那句“胜过山珍海味”，此刻才知确非虚言，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乡愁认证。老爸这勤劳智慧凝结的独门秘技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饱含着他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人的温情，而这背后，也离不开老妈在灶台边无言的支持和那一声对咸淡恰好的确认。这熟悉而顽固的味道，它俨然一个无形的味觉锚点，一端深深地沉潜于我们记忆深处的家园，那灶火通红，老爸老妈身影在厨房温馨地、默契地忙碌；另一端则稳稳地系着散落在五湖四海、远在千里的儿孙心间。这一盘蒸鸡，蒸的不是鸡肉，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愁，是无论走多远都被牢牢牵住的亲情根脉，更是老爸老妈在漫长岁月里共同掌勺、用心调出的爱的滋味。它告诉我们，味道，就是回家的地图，而这张地图上最温暖的坐标，总在老爸老妈并肩劳作的厨房里。

本版责编：农夫 常弘